



蓬軒類紀序

故友刑部正郎黃君諱暉字日昇為人雋發有奇氣少攻舉業名擅一時然未甚該洽及筮仕乃始汎觀博取雖稗官小說街談巷議經於耳而徹於心每廣座中持論梗梗若縣河霏屑聽者皆竦而莫測其端及得所著蓬軒類紀凡若干卷上自

國家勲德下及閭閻委巷方伎滑稽災祥神恠可喜可愕罔不具焉乃知其學有自也中間所紀雖若不能無猥瑣或涉怪異然皆得於耳目之所接父老之所傳縉紳之所述非無徵也况崇正黜邪之意亦往往寓乎其間他日觀

民風者采之安知

國史不有取乎或曰所載多吳事正可以補郡乘之缺震澤王鏊序

蓬軒類紀卷一

國朝典故八十四

吳中黃暉 日升著

新昌嵯縣有冷田不宜早禾夏至前後始插秧秧已成科更不用水任烈日暴土折烈不恤也至七月盡八月初得雨則土蘇爛而禾茂長此時無雨然後汲水灌之若日暴未久而得水太早則稻科冷瘦多不叢生予初不知其故偶見近水可汲之田如是怪而問之農者云云始知觀風問俗不可後也山陰會稽有田灌鹽酒或壅益草灰不然不茂寧波台州近海處田禾犯鹹潮則死故作碶堰以拒之嚴州壅田多用石灰台州則煨螺蚌

蛤蠣之灰不用人蓄糞云人畜糞壅田禾草皆茂蠣灰則草死而禾茂故用之

嚴州山中灌田之法有水輪其制約水面至岸高若干尺如其度焉輪輪之韜以細大幹為之每軸出拘處繫一竹筒但微繫其腰使兩頭活動可以俯仰置軸半岸貫輪其上岸上近輪處置木槽以承水溪水散緩則以在約歸輪下使急水急則輪轉如飛每筒得水則底重口仰及轉至上則筒口向下水瀉木槽分流田中不勞人少而水自足蓋利器也夫桔槔隨處有之或運以手或運以足或運以牛機器之巧無踰此矣山中深溪高岸桔槔之巧莫能施矣於是乎有水輪之制焉蓋制器利用苟有益於斯世則君子取焉漢陰抱甕之說特憤世疾邪之所為未足以御大也

成化二年

朝廷念少保于公之寃遣行人諭祭有在

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之語鄉人焉立憐忠祠弘治三年又因言者之請贈公太傅謚肅愍命有司立廟墓所賜額旌功歲春秋二祭載在祀典嘗記正統間翰林學士劉球以言事忤權貴死非命其子聲寃賜謚忠愍考之謚法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識者以

為劉公言切時弊于公功在社稷其死於非命則同夷
考其平生德善勞烈當權其輕重而為之謚可也密勿
之士職在代言其於

朝廷盛舉畧不一置權衡於其間士大夫不能無議焉

馮婦善搏虎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衆搏虎虎負馮婦
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近見嘉興刻本點
法如此頗覺理勝蓋悅之者搏虎於野之衆笑之者則
之之士也前後相應

廣西有度姓音託今吳中人伸兩臂量物曰託度既與度
似而又從尺疑即此數陝西有奩字音罕持物也奩音

胎字上聲南人罵北人為奩子廣東有孺字音柰平聲
老年所生幼子曰音少杭人謂男之有女態者婿音其
緼反謂子之幼穉者叫讀如憾恨其人而欲害之之辭
越中有此等字往往於訟牒中見之

世傳水母以蝦為眼無蝦則不能行云蝦聚食其涎因載
之以行近聞温州人云水母大者圓徑五六尺肥厚而
而重一人止可擔二筒頭在上面正中兩眼如牛乳剖
之中各有小紅蝦一隻故云以蝦為眼前說非也又水
母俗名海螯直列反但不知為某字松江志作海螯或
作海螯翰墨大全作海蛇按螯蟲冬伏也螯蟲傷人也

皆非物名亦非直列音蛇音除駕本草作蜡音同音雖非直列實水母之異名温州人又呼水母為鮓莫鮓字無義豈即蛇音之訛耳

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唐人併著書人姓名然其書多是名公親筆宋以來書者篆額者皆具名

本朝碑記惟勅建并士大夫家所制者皆名公親筆其餘多是盜書顯官之名以銜俗耳且撰者必曰撰文書者必曰書丹蓋分行以書湊篆額字而職銜字多少不一又必上下取齊中多空字古意絕亡矣予近令人書碑記獨不然

大江中金焦二山金以裴頭陀開山得金而名焦以焦隱士所居而名近游焦山讀徐元玉先生壯觀亭記云古稱金鰲浮玉二山為江漢朝宗于海之門戶即今京口金焦是已蓋省文易名因以清譌故郡志無考然焦有古刻浮玉之名尚存岫石而江表之猶稱焦門為可證馬是以金山為金鰲焦山為浮玉矣疑而考之郡志及它紀載則金鰲乃金山中亭名浮玉本金山別名也焦山所刻二字筆勢肥弱蓋宋元人所書其云古稱云省文易名因似清譌不知何據

國初浙江布政司領府九洪武十五年割直隸嘉興湖州

二府益之宣德七年大理寺卿胡公槩巡撫奏分嘉興
縣地置秀水嘉善二縣分海鹽縣地置平湖縣分崇德
縣地置桐鄉縣景泰三年兵書孫公原貞巡撫奏分處
州麗水縣地置宣平雲和二縣分青田縣地置景寧縣
又分置泰順縣屬温州府成化七年金華知府李嗣奏
又分金華龍游蘭溪及處州之遂昌四縣地置湯溪縣
十一年

奏分黃巖及温州之

樂清二縣地置太平縣二十年湖州知府王珣奏分安
吉縣地置孝豐縣今為府十一縣七十五云

清風嶺在嵯縣界宋末台州王節婦被虜至此投水死嶺

本名青峯後人高其節改今名事具李孝光所作傳及
士大夫製作甚詳揚廉夫獨立異為詩云界馬馱馱百
里程青峯後夜血書成只應劉阮桃花水不及巴陵漢
水清葉文莊記夏憲使言昔有人以王節婦之死為無
是事作詩非之其人後絕嗣詩云齧指題詩似可哀班
班駁駁上青苔當初若有詩中意肯逐將軍馬上來正
與廉夫意同絕嗣未必係此然貞女節士正偷生忍耻
之人之所惡聞必欲陰伺庇覆而壞之者也厚德之士
其忍為此輩助虐耶予讀是詩未嘗不為鐵崖惜也
今於表孝子節婦及進士舉人有司樹坊牌於其門以為

激勸計即古者旌別里居遺意也聞國初惟有孝行節烈坊牌宣德正統間始有焉進士舉人立者亦惟初登第有之仕至顯官則無矣天順以來各處始有冢宰司徒都憲等名然皆出自有司之意近年大臣之家以此為勝門有三座者四座者跨街未足又有跨門立者亦多干求上司建立而題署且復不雅如壽光之柱國相府嘉興之皇明世臣亦甚夸矣近得中吳紀聞閱之見宋蔣侍郎希魯不肯立坊名一則深歎古人所養有非今入所能及者吾崑城鄭介菴晚年撤去進士坊牌云無遺後人笑也

人入以猜拳為歲闈之音鳩古無此字殷仲堪與桓玄共藏鈎顧愷之取鈎桓遂勝或云漢鈎弋夫人手拳曲時人效之因為此戲然不知闈字何從始也

中酒之中本平聲唐人云醉月頻中聖近來中酒起常遲阻風中酒過年年東坡詩云臣今時復一中之今之作去聲如中風中暑之中非也

温州樂清縣學舊有三賢祠三賢者宋賈司理如規錢孝廉堯卿王龍圖十朋也如規字元範補大學生初調廣昌尉再調興國軍司理不赴靖康之難身先諸生不肯逃避族里賴之時稱尚義者必曰賈司理堯卿字熙載

吳越王七世孫孝友風著紹興間舉孝廉未仕卒十朋
字龜齡紹興間廷試第一學業純正後以龍圖學士致
仕其祠舊在大成殿戟門之右後人因其廢易為神厨
弘治三年予按部至謁廟訪求其處欲復之無隙地戟門
之左有梓潼帝君祠云是洪武間黃教諭所建命撤其
像復作三賢神主而增入

本朝章恭毅公綸改曰鄉賢祠不限以數庶使來者觀感
而興起云

普但落伽山或作補陀落伽在寧波府定海縣海中約遠二
百里餘世傳觀音大士嘗居此愚夫往往有發願渡海
拜其像者偶見一鳥一獸逐以為大士化身之應餘姚
誌中載賈似道嘗至此山見一老僧相其必至大位而
去再求之不復可得亦以為大士應驗予以為此正似
道試其姦以龍聾瞽愚俗耳蓋自古姦邪取非其有未有
不託鬼神協助以塗人之耳目者似道自知倖致高位
恐人議已故詐為此說使人知己之富貴非倖致也不
然福善禍淫親賢遠姦觀音大士固不異於天與人也
設使不擇是非求即應之豈正神哉且既應之再求之
再應之可也而不復得見其為詐不攻自破矣普但落
伽華言白花此山多生山礬故名今人於象設大士處

扁曰補陀勝境特磔島夷一白字耳義安取哉山磬本
名鄭花其葉可染功用如磬王荆公始以山磬名之
儻丁來切註云失志貌蘇州人謂無智術者為歎杭州以
為儻同年吳俊時用美姿容而不拘小節杭人呼為吳
阿儻嘗自云我死大書石於墓前云大明吳阿儻之墓
若書官位便俗了惜乎韻無此字人亦多不識蓋初登
進士時聞此言今已二十七年而時用下世亦數年矣
雖出一時戲言亦可見其曠達處昨檢韻海偶得此字
而記之嗚呼安得起斯人與之同發一笑哉
兩浙鹽運司所轄共三十五場清浦等一十三場在蘇松

嘉興地居浙之西而天賜一場隔涉崇明縣海面西興
等二十場在紹興溫台地居浙之東而玉泉一場隔涉
象山縣海面其杭州府仁和許村二場雖居浙西場分
則歸浙東凡浙東鹽共二十萬七千五百餘引除水鄉
納銀外該鹽一十萬六千一百九十餘引浙西鹽共一
十一萬四千八百餘引除水鄉納銀外該鹽七萬二千
六百餘引各以一半折銀解京一半存留給客浙西多
平野廣澤宜於舟楫鹽易發取故其利厚解京銀每一
大引折銀六錢浙東多阻山隔嶺舟楫少通不便商旅
故其利薄解京銀每一大引折銀三錢五分俱便竈戶

凡鹽利之成須籍酒水然滷之淋取又各不同有沙土漏過不能成鹹者必須燒草為灰布在攤場然後以海水漬之俟曬結浮白掃而復淋有泥土細潤常溼鹹氣者止用亂取浮泥搬在灘場仍以海水澆之俟曬過乾堅聚而復淋夏用二日冬則倍之始鹹可用於是將曬過鹹泥約五六十担挑積高阜修為方丈池槽旁下掘成井口用管陰通再以海水傾漬池鹹中泥使滷水水流入井口然後以重三分蓮子試之先將小竹筒裝滷入蓮子於中若浮而橫倒者則滷極鹹乃可煎燒若立浮於面者稍淡若沉而不越者全淡俱棄不用此蓋海有新泥及避雨水之故也

凡煎燒之器必有鍋盤鍋盤之中又各不同大盤八九尺小者四五尺俱用鐵鑄大止六片小則全塊鍋有鉄鑄寬淺者謂之鏃盤竹編成者謂之篾盤鉄盤用石灰粘其縫隙支以磚塊蔑盤用石灰塗其裏外懸以繩索然後裝盛滷水用火煎熬一晝一夜可煎三乾大盤一乾可得鹽二百斤之上小鍋一乾可得鹽二三十斤之上若能動煎可得四乾大盤難壞而用柴多便於人衆浙西場分多有之小盤易壞而用柴少便於自己浙東場分多有之蓋土俗各有所宜也

理一而已以人所共由因謂之道以隨時變易因謂之易以變化莫測因謂之神程子曰上大之載無聲無臭易是体道是理神是用此言偏重於易要之道是體神是用易庶體用而言無非此理特異其名耳非只道是理高憲副宗選論今人於人物是非不公臧否失當者譬之觀戲有觀至閉目處或點頭或按節或感泣此皆知音者彼庸夫孺人環列左右不解也一過擾人插料打諢作無耻狀君子方為之羞而彼則莫不觀笑自得盖此態固易動人而彼所好者正在此耳今之是非不公臧否失當何以異此此言可謂長於譬喻者矣

嘗聞吳文恪公訥為御史巡按浙江時壞秦檜碑而未知其詳疑其為檜德政碑也後仕於朝問之浙中士夫舉無知者及來浙江閱杭州府志亦無所得近聞仁和縣學有宋刻石經往觀之并見此刻始知公所壞即此石非檜德政碑也然於此有以見公學術之正論議之公有補於風教矣公文集未得見此作未知載否目錄以記之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李龍眠塵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即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製先聖贊後自顏淵而下亦譔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十二月刻

石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
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
無邪雜皆達於儒道者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
馳狙詐權譎之說 僥倖於功利其意蓋為當時言恢
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二帝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
子正宜枕戈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攘斥衆謀
畫指一時忠義之言為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
倡邪說以誤國俟虜勢以要君其罪上過于天萬死不
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
廟配享識者韙之訥一介書生幸際

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則檜之記尚與
圖贊並存因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說之說姦穢之名不
得廁于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
覽者得所考云

漕運定規每歲運糧四百萬石內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支
運七十萬石分派浙江江西湖廣山東各都司

中都留守司南京河南江北直隸一十三把總管轄各
衛所旗軍領運浙江都司運船共一千九百九十九隻
每船或軍十名或十一名或十二名共該旗軍二萬一
千六百七十名每船大約裝運正米三百石連加耗四

百餘石共該裝運七十餘萬石該運糧者杭州前杭州
右海寧温州台州處州寧波紹興凡八衛海寧金華衢
州嚴州湖州凡五所其餘沿海備倭衛所俱不運糧自
宣德八年裏河漕運到今皆然運船每五年一造每一
船奏定價銀一百兩軍衛自備三千兩府縣出價七十
兩兌運者各衛所軍駕船至府縣水次倉兌糧起運京
倉通州倉交納支運者原係民夫民船運至淮安徐州
臨清德州四倉軍人駕船於四倉支運京通二倉近年
又有該兌之名蓋免民起運淮安等倉加與耗米就令
軍船各到該運府縣兌糧直抵京通二倉也

禹廟在會稽山下規模弘敞塑像嚴整所謂定石者相傳
為葬禹衣冠處其石形稍類鍾刻篆已剝落不可辨矣
南鎮之廟亦塑神像則甚無謂常語府官當去像留主
為合禮意彼以為自國初以來有之似不可毀嘗思之
孔子與諸賢皆人貌

高皇初建國學時皆革塑像用木主獄鎮海瀆不可以形
像求者豈今用塑像耶此必前代舊物洪武初正祀典
詔下有司無識失於改正耳決非朝制也

劉時雍為福建右叅政時嘗駕海舶至鎮海衛遙見一高
山樹木森然命帆至其下舟人云此非山海鯀也舟相

去百餘里則無患稍近鯁或轉動則波浪怒作舟不可保劉未信注目久之漸覺沉下少頃則滅沒不見矣始信舟人之不誣蓋初見如樹木者其皆鬣也

古人謂墓祭非禮故禮無墓祭之儀朱子亦嘗謂其無害於義然但謂孝子感時物之變有不忍遽死其親之心不能不然亦欠分明問嘗思之葬後題主謂親之神魂已附於主故凡有事薦祭惟主是尊是親然為主之木與吾親平昔神魂素不相合特以禮制所在人心屬焉親之體魄平昔神魂之所依載安知委魄之後神魂猶依於此乎蓋魄有定在而魂無不之古人之祭或求諸陽或求諸陰或求諸陰陽之間不敢必也故以墓祭非禮為辭而不行者泥古忘親者也行之無害也

蘇東坡有云紫李黃瓜村落香黃瓜今四五月淹為菹者是也月令四月王瓜生苦菜秀王瓜非今作菹之瓜其實小而毛本草名京師人呼為赤包兒謂之瓜者以其根相似耳今人以其與苦菜並稱遂疑即今黃瓜而反以黃字為譌木綿花出南越樹高四五丈花紅似山茶子如楮實綿出子中可貯茵褥蘇州人稱攀枝花者是也今紡織以為布者止可名綿花雲間通志以為木綿花蓋踵蔡氏誤耳又嘗見一士人家葵軒卷中記

序題詠皆形狀今蜀葵花蓋不知傾陽衛足自是冬葵
可食者詩七月烹葵及菽公儀休拔園葵皆是也古人
文字中記載名物必攷覈精詳故少有此失

成化末里人朱全家白日群鼠與猫鬪猫屢却全卧見之
以物投之不去起而逐之方去

江南自錢氏以來及宋元盛時習尚繁華貴富之家於樓
前種椿樹接各色牡丹於其杪花時登樓賞翫近在闌
檻間名樓子牡丹今人以花瓣多者名樓子未知其實
故也

鄉黨莫如齒此先儒之成說然禮亦有一命齒於鄉再
命齒於族之文今學校老生凡遇仕而歸鄉者輒以齒
自居畧無貴貴之義彼為命士大夫者又皆避嫌從厚
不以自明於是先王之禮遂成偏廢而不明不行於天
下以所見之不廣也聞安福彭文憲公時省祭還家族
黨以三命不齒於族致隆於公公不敢當乃受異席蓋
其族黨多詩書知禮之士故耳

吳中惡濫不售之貨謂之店底故庠生久滯不升者亦以
此目之宣德中從胡忠安公濩之請起取四十歲以上
廩生入國學需次出身天順初從都御史李公賓之請
又一行之皆姑卹之政也然宣德正統間監生惟科貢

官生三種而已故此輩得以次進用景泰以來監生有
納芻粟及馬助邊者有納粟賑荒者雖科貢之士亦為
阻塞中間有自度不能需次者多就教職餘至選期老
死殆半矣近聞北畿巡撫張公鼎亦建此議禮部寢之
是能不以姑恤結人心者也

古之君子以軍功受賞猶以為訾而近時各邊巡撫文臣
一有克捷則以其子弟女婿冒濫陞賞要君欺天無耻
甚矣予所見大臣不以軍功私其子弟者白恭敏余肅
敏二公而已白薨後其子鎮陳乞官之余薨後
朝廷欲官其子寘舉人乃官其孫

近至温州訪問前任知府之賢者士大夫每以何文淵為
稱首蓋其廉能之譽初非過情而惠利之及民者亦多
故民猶稱之若所謂却金館之作則不能無意於沽名
故今往來題咏者誅心推隱無已此所謂求全之毀也
李翰撰子易云前代極刑有磔有梟凌遲字並無出二字
疑始

本朝近偶閱南村輟畊錄記元制死刑有斬首凌遲而無
絞則元已有此名

本朝蓋因之耳然今律具五刑之目死刑有絞有斬而無
凌遲律條內間有之然皆施於罪大惡極者非常刑也

又見賓退錄

浙之衢州民以抄紙為業每歲官紙之供公私糜費無筭而內府貴臣視之初未以為意也聞天順間有老內官自江西回見內府以官紙糊壁面壁飲泣蓋知其成之不易而惜其暴殄之甚也又聞之故老云洪武年間國子監生課簿做書按月送禮部做書發光祿寺包麵課簿送法司背面起稿惜費如此永樂宣德間鰲山煙火之費亦兼用故紙後來則不復然矣成化間流星炮杖等作一切取榜紙為之其費可勝計哉世無內官如此人者難與言此矣

王元章紹興人國初名士所居與一神廟切近爨下缺薪則斧神像爨之一隣家事神惟謹遇元章毀神像輒刻木補之如是者三四然元章家人歲無恙補像者妻孥沾惠時時有之一日召巫降神詰神云元章屢毀神神不之咎吾毀輒為新之神何不祐耶巫者倉卒無以對乃作怒曰汝不置像彼何從而爨耶自是其人不復補像而廟遂廢至今以為笑談

王琦字文進仁和人鄉貢試禮部副榜授汝州學正擢監察御史以學行老成稱陞山西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士風為之丕變改四川不樂乞致仕歸年才五十琦以

清介自持在官問無私謁平生不治生產居閑陶如也
值歲大祲無以為朝夕冬且暮大雪日僵卧不能出門
戶於有饋非故舊推不受即故舊致數亦却之隣有唁
之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不濟何乃自苦如此琦
曰吾求無所媿於心耳無所媿雖飢與寒無不樂也何
唁之有天順間竟以饑寒卒杭州守胡濟間而弔之告
布按二司為奏祠琦於杭學鄉賢祠出杭州鄉賢祠錄
景泰間温州樂清縣有大魚隨潮入港潮落不能去時時
飲水滿空如雨居民聚集磔其肉忽一轉動溺水死者
百餘人自是民不敢近日暮雷雨飛躍而去疑龍類也
又一日潮長時魚大小數千尾皆無頭蔽江而過民異
之不敢取食疑海中必有惡物嚙去其首然嚙而不食
其多如許理不可究予宿鴈蕩聞之一老僧云

商文毅公輅父為府吏生時知府夜遙見吏舍有光蹤跡
之非火也翌日問群吏家業有某事云商某生一子知
府異之語其父云此子必貴宜善撫之後為舉子浙江
鄉試禮部會試廷試皆第一名景泰間仕至兵侍兼春
坊諭德入內閣天順初罷歸有醫善太脉素公命診之
云歇祿十年當再起成化初復起入閣至戶書數年致
仕

蓬軒類紀卷之一

國朝典故八十四

蓬軒類記卷之二

國朝典故八十五

吳中黃疇 日升著

江南名郡蘇杭並稱然蘇城及各縣富家多有亭館花木
之勝今杭城無之是杭俗之儉朴愈於蘇也湖州人家
絕不種牡丹以花時有事蠶桑親朋不相往來無暇及
此也嚴州及於潛等縣民多種桐漆桑相麻苧紹興多
種桑茶苧台州地多種桑相其俗之勤儉皆愈於杭矣
蘇州隙地多柳榆槐檉棟藪等木浙江諸郡惟山中有
之餘地絕無蘇之洞庭山人以種橘為業亦不留惡木
此亦可以觀民俗矣

石首魚四五月有之浙東温台寧波近海之民歲駕船出
海直抵金山太倉近處網之蓋此處太湖淡水東注魚
皆聚之他如健跳千戶所等處間有之不如此之多也
金山太倉近海之民僅取以供時新耳温台寧波之民
取以為鮶又取其膠用廣而利博予嘗謂瀕海以魚鹽
為利使一切禁之誠非所便但今日之利皆勢力之家
專之貧民不過得其受顧之直耳其船出海得魚而還
則已否則遇有魚之船勢可奪則盡殺其人而奪之此
又不可不禁者也若私通外番引惹邊患如閩廣之弊
則無之其採取淡菜龜脚鹿角菜之類非至日本相近
山島則不可得或有惹患之理嘗詢之其俗云然官巡
海者不可不知也

西湖三賢祠祀唐白文公樂天宋蘇文忠公子瞻林處士

和靖

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賈似道領客東元嘉史有之廖瑩
中黃公紹王庭同游題名刻石

温茶即辟麝香草酒煎服治毒瘡其功與一枝箭等未知
果否一枝箭出貴州同五味子根金銀藤共煎能愈毒
瘡

猫生子胎衣陰乾燒灰存性酒服之治噎塞病有效聞猫
子生後即食衣欲取之必候其生時急取則得稍遲則
落其口矣

國初賜謚惟公侯伯都督凡勳戚重臣有之大臣有謚始
於永樂年間然得之者亦鮮矣今六卿之長翰林之老

鮮有不得謚者古人謚必有議

本朝無此制故諸老文集中無此作周文襄公謚議一篇
在其家乘中乃秀水呂文懿公原作未知出於愛敬而
自為之歟抑因其後人之請也聞見之餘記之以質知者
作興學校本是善政但今之所謂作興率不過報選生員
起造屋宇之類而已此皆末務非知要者其要在振作
士氣敦厚士風獎勵士行今皆忽之而惟末是務其中
起造屋宇尤為害事蓋上司估費動輒計銀幾千兩而
府縣聽囑於旁緣之徒所費無幾侵漁實多是以虛費
財力而不久復敝此所謂害事也况今學舍屢修而生
徒無復在學肄業入其庭不見其人如廢寺然深可嘆
息蓋近時上司但欲刻碑以記作興之名而不知作興
之要故也

近與吳原明提學論墓祭非禮之說原明言其鄉一路旁
皆古墓嘗因開拓城基損壞頗多日落後每聞悲哭怨
嘆聲陰雨尤甚人畏不敢行有司聞之遂為封築久之
始息以此知人之靈不離魄常依其墓墓之祭禮似不
可無也

歐公記錢思公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厠則閱小詞
未嘗頃刻釋卷宋公某在史院每走厠則挾書以往諷

誦之聲琅然外聞此雖足以見二公之篤學然溷廁穢地不得已而一往豈讀書之所哉佛老之徒於其所謂經不焚香不誦也而吾儒乃自襲其所業如此可乎惟若歐公於此構思詩文則無害於義也

癸辛樸識解匡衡說詩解解頤以俗語兜不住下頰之說為證且復云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頤解而卒岐山縣樊紀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頤脫有聲如破甕此說過矣解音蟹如淳注云笑不止也又柳玘戒子弟書有云論當世而解頤言不學者聞論世事不能置喙但解頤頤頰而笑耳盛樊二事偶過喜而有此異即今人謂之口落齧也當時聞衡說詩者豈至此哉孔明所謂引喻失義此之類也

奪門報功領重賞者甚衆府君謂兵部尚書陳公汝言曰今日封侯封伯皆是矣獨一人未封汝言躍然曰是誰府君曰當時非奉

皇太后手詔則曹石二公焉敢提兵入禁盍以迎復之功歸諸

皇太后請上尊號明日汝言入奏

英宗皇帝即命擇日上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此尚書錢文通公譜畧語也愚謂

子為天子以天下養苟欲致隆於尊親揆之以禮何所不可何但論功耶使

皇太后無手詔之切尊號當不上耶文通之言未為得也剪燈新話錢塘瞿長史宗吉所作剪燈餘話江西李布政昌期所作皆無稽之言不經之說也今各

刻板行世夫傳奇之作古人亦常有之然皆寓言外之意不如是之甚也二公高才博學不以其餘力發為正大典雅之製顧乃為此所謂宮錦製袴不亦可惜也哉聞都御史韓公雍巡撫江西時常進廬陵國初以來諸名公於鄉賢祠李公素著耿介廉慎之稱特以作此者

見黜清議之嚴亦可畏矣聞近時一名公作五倫全備戲文印行不知其何所見亦不知清議何如也

前代稱祖父母為王父王母父母歿稱皇考皇妣今世無官者神主稱府君皆襲古式而不知

本朝有禁也嘗見朱鹵菴教授題無官神主稱處士鄭介菴葉及菴作無封贈婦人墓誌稱碩人蓋處士本不可易稱必若嚴光徐揖之流可也今舍此則無以順孝子之心孺人在古夫稱其婦之辭今既以為命婦封號則不可僭碩人既有出又無礙是可從也

凡姓葉音攝屈音橘費音秘蓋音割雍去聲之類皆地名

古者因地受氏故也今人多不知其姓之所從來葉讀作枝葉之葉屈讀作屈伸之屈費讀作費隱之費蓋讀作築雍讀作平聲漕運之漕本去聲說文水轉較也平聲者水名南京有濟川衛濟本去聲此衛管馬快船軍取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之義若濟州濟陽濟寧等衛濟字皆上聲水名也今雖士大夫多不能辯

老杜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二句畫出閨人月下納涼風態白樂天霽色鮮宮殿王摩詰銜輿迥出午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孟浩然春流飲去馬墓雨濕歸裝此等句正所謂有聲畫畫工不能貌也

潘王府長史王庭予同學友也任國子學正時病大便下血勢頗危殆一日昏憤中聞有人云服藥誤矣喫小水好庭信飲小水一碗頓甦逐日飲如之病勢漸退易醫而愈杭州府通判王某河間人病腹脹服藥不愈夢人語云鬼羨藜可治王尋取煎夜飲之痛不可忍俄頃洞泄迸出一蟲長丈餘腹尋愈此二人必命不當死或有陰德鬼神默佑之耶

輪回酒人尿也有火病者時飲一甌以酒滌口久之有效跌撲損傷胸次脹悶者尤宜用之婦人分娩後即以和酒煎服無產後諸病南京吏侍章公綸嘗在錦衣獄六

七年不通藥餌遇胸膈不利眼痛頭痛輒飲此物無不見效

古人宗法之立所以立民極定大志也今人不能行者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蓋古者公卿大夫世祿世官其法可行今武職猶有世祿世官遺意然惟公侯伯家能行之其餘武職若承襲一事支庶不敢奪嫡賴有法令維持之耳至於祠堂祭禮便已窒礙難行如宗子雖承世官其所食世祿月給官廩而已非若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之制也故今武職貧乏不能自存者多僦民屋以居甚至無錢僦屋寄居公廨及神廟旁屋便為之子者知禮畏義歲時欲祭於其家則神主且不知何在又安有行禮之地哉今武官支子家當能行時祭者宗子宗婦不過就其家饗餼餘而已此勢不行於武職者如此文職之家宗子有祿仕者固知有宗法矣亦有宗子不仕支子由科第出仕者任四品以下官得封贈其父母任二品三品官得封贈其祖父母任一品官得封贈其曾祖父母夫

朝廷恩典既因支子追崇其三代則祖宗之氣脉自與支子相為流通矣揆幽明之情推感格之禮雖不欲奪嫡自有不容已者矣此勢不行於文職者如此故曰非法

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知禮者家必立宗宗必立譜使宗支不紊宗子雖微支子不得以富强凌之則仁讓以興爭爭以息亦庶乎不失先王之意也

成化二年八月十二日正午天宇澄濟皎無纖雲松江城郭之人見空中駕一小舟從東而西又折而東落序班董進卿樓上市人縱觀者塞道細視之乃芟草所結時進卿之父仲頰已患耳瘡乃曰此船來載我也瘡果不可療而卒張汝弼志其墓如此且云仲頰之將卒感空中舟來可謂怪矣不可道也然予所親聞而詳察之果不誣然恐偶耳無所謂耶但春秋記異此亦在所當志也

西湖竹枝詞揚廉夫為倡南北名士屬和者虞伯生而下凡一百二十二人吳郡士二十六人而崑山在列者一十一人其間最有名時稱郭陸秦衰謂羲仲良貴文仲子英也陸本崑山太倉人其稱河南蓋姓源郡望耳秦則崇明人居太倉崇明時屬揚州故稱淮海呂敬夫稱東倉即太倉漫錄廉夫原叙如左以見吾鄉文事之盛有自來矣

郭翼字羲仲吳之崑山人博文史不為舉子業專質以為詩其詩精悍者 李商隱間風流子媚者不在玉臺下也顧瑛字仲瑛吳郡崑山人吳中世家也喜讀書憲

府試辟會稽教官不就築室號可齊以詩酒自樂才性高曠尤善小李詩及今樂府海內文士樂與之交推為片玉山人云素華字子英吳郡崑山人博學有奇才自幼以詩名縉紳間如玉峯月寒木客嘯丹陽湖深姑惡飛皆檜炙語也又如銀杏樹陰不受暑薔薇花開猶早春可稱才子也

顧晉字進道玉山仲子好讀書性不愛浮靡見趨競者不與交貞素自守淡如也字法古甚其詩格有玉山之風云陸元泰字長卿吳之崑山人先世故宋進士以冀雉一邑至長卿不求顯達而惠志書史家聲不墜焉

顧元臣字國衡仲瑛之子年少能讀書作詩俊爽世其家者也

顧佐字翼之仲瑛兄仁之子好吟詩時有驚人句蓋亦漸染玉山之習云

張希賢字希顏吳之崑山人讀書儒雅酷志作詩好古物圖畫列左右人間欲得之者即便持去毋所顧惜趣尚可知矣

陸仁字良貴河南人明經好古文其詩學有祖法清俊竒偉如佛郎國進天馬頌水仙廟迎送神辭度黃河望神京諸篇縉紳先生莫不稱道之其翰墨法歐楷章草

皆洒然可觀

泰約字文仲淮海人博學強記不妄交隱居著書尤好吟咏古樂府如精望夫石律詩如吳桓王岳鄂王諸篇的的可傳者也

呂誠字敬夫吳之東倉人幼聰敏喜讀書能去豪習家有梅雪齋日與文士倡和其作詩故清絕云其餘吳士則陳謙子平沈右仲悅張簡仲簡馬穆民立張田芸已顧敬思恭張守中大本周南正道陸繼美繼之富恕子徵繆侃叔正嚴恭景安強理彥栗釋椿大年璞良竒也公解正廳三間耳房各二間通計七間府州縣外墻高一

丈五尺用青灰泥府治深七十五丈闊五十丈州治次之縣治又次之公解後起蓋房屋與守令正官居住左右兩傍佐貳官首領官居之公解東另起蓋分司一所監察御史按察分巡官居之公解西起蓋館驛一所使客居之此洪武元年十二日欽定制大略如此見溫

州府志

初至嵯縣問嵯字之義一庠生云四山為嵯如四馬四矢之義問其所出云聞之前輩所出不知也考之縣誌韻書皆不具此說偶閱蘇州志齊張稷為剡令至嵯亭生子因名嵯字四山以此命字必有出也特讀書未到古人耳

司寇林公季聰為給事中時有盛名家宰尹公同仁嘗問
汀州守張公靖之云自宣德以來六科人物公以何人為第
一張以季聰為對尹云葉與中當是第一人近聞之靖之云
古人稱呼簡質如足下之稱率施於尊貴者蓋不能自遠
因其足下執事之人以上達耳觀史遷叙秦漢時事可
見矣後世遂定以天子稱陛下諸王稱殿下宰相稱閣
下今平交相謂亦稱閣下聞人稱足下則不喜矣又如
今人遇主事稱主政評事稱廷評之類此特換字耳何
輕重也至若給事中與古中黃門小黃門監察御史與
古繡衣直指稍不同今聞稱給事中御史輒皆不喜大抵

黃門繡衣隨俗稱呼猶可施之文章記載似不可也

成化丙戌科至弘治辛亥二十六年間同年在京仕致尚
書二人右都御史一人侍郎四人副都御史七人僉都
御史三人卿三人少卿一人通政二人祭酒二人在外
布政使七人叅政一十五人叅議一十七人按察使一
十一人副使三十三人鹽運使一人知府五十七人雖
存亡不一通計腰金者一百六十六人矣故近時言科
目之盛者多以丙戌為首稱然其間如羅倫上疏論李
文達奪情起復之非卒著為令章懋黃仲昭莊昺諫鰲
山燈火之戲陸淵之論陳文謚莊靖之不當賀欽胡智

鄭已張進祿輩之劾商文毅姚之敏強真之劾汪直陳
鉞皆氣節凜然表表出色後來各科在翰林科道部屬
者皆無此風此丙戌之科所以尤為盛也

同寮嘗會飲于官舍坐有譽威寧伯之才美者方伯劉時
雍云人皆謂王世昌智以予言之天下第一不智者此
人也以如此聰名如此才力却不用以為善及在大臣
地位却又不自重阿附權宦以取功名名節既壞而所
得爵位畢境削奪為天下笑豈非不智而何座客為之
肅然

岳武穆以恢復中原為志困於高宗之不明秦檜之姦要
天下後世寃之然往古來今人孰無死岳雖處死於獄
在宋已有恤典矣而

本朝洪武中京師建歷代帝王廟定以武穆配享宋太祖
神位景泰初因翰林侍講徐珵疏請立廟於其故里湯
陰縣賜額精忠春秋致祭天順初杭州府同知馬偉以
武穆墓在杭州每歲止有忌辰一祭且廟無賜額又疏
請得賜忠烈廟額有司春秋致祭載在祀典檜墓在今
南京近地聞方少叅用周云近年已被發掘嘗有見而
訟于官者知其為檜墓反挾之不窮治也檜嘗祠於永
嘉學朱文公移文除之檜嘗作聖賢像贊記刻石

本朝吳文恪公訥斥其非而磨去之杭州志載南海鄧林
吊岳墳詩有云欲斬當時姦檜首南柯樹下祭忠魂馬
偉又嘗取檜一本自根至稍鋸分為二植岳墳下示磔
殉以為岳報百世之後人心好惡之公如是哉

宋與金人和議天下後世專罪秦檜予嘗觀之檜之罪固
無所逃而推原其本實由高宗懷苟安自全之心無雪
耻復讐之志檜之姦有以窺知之故逢迎其君以為容
悅以固恩寵耳使高宗能如勾踐卧薪嘗胆必以復讐
雪耻為心則中原常在夢寐二帝如在美牆其外臨安
偏隅蓋不能一朝居矣則凡以為恢復之計者將日不

暇給而何以風景為哉今杭之聚景玉聿等園云皆始
於紹興間而孝宗遂以為致養之地近游報恩寺後山
頂有平曠處云士高宗快活臺遺址又如西湖與宋五
嫂魚羹之類則當時以天下為樂而君父之讐置之度
外矣其詔誥之詞以恢復為言者蓋詞臣代言實非高
宗之本心也和議之罪可獨歸之檜哉若其力求必勝召
武穆以為和議之決此則姦檜滔天之罪而高宗昏庸
不能察也

韻書分平上去入四聲然上去入皆平聲之轉耳若支微
魚虞齊家灰蕭肴豪歌麻元此十三韻先入聲近有切

韻指南一書乃元人關中劉鑑所編其書調四聲如云
脂旨至質非斐費拂戈果過郭宵小笑削鈎苟邁毅之
類皆不知音韻而妄為牽合者也蓋質本真之轉拂本
分之轉郭本光之轉削本湘之轉毅本公之轉耳脂轉
質非轉拂未為不可但韻中他字多轉不去况戈果過
若轉入聲當是谷不當為郭宵小笑若轉入聲當是屑
不當為削鈎苟邁若轉入聲當是革不當為毅餘不能
悉辯姑記以質知者

書為六藝之一書學不講亦士大夫一俗也奎壁之壁從
土慈溪縣照奎映壁二坊牌壁字從玉吾崑城問湖館
館字從舍蓋當時書扁付之俗工人不察耳又如周布
政晟其弟蘇州同知晃晃南京戶部孫郎中昂其弟餘杭
知縣晃皆不識晃字書學不講故也刊有剛除之義如
隨山刊木并堙木刊不刊之典之類是已今人雕刻書
版皆謂之刻殊非字義然宋人文字中已有用之者其
來遠矣六書有諧聲梨之從利榴之從留桃之從兆猶
鵝之從我鴨之從甲鷄之從奚可類推也近世作本草
衍義補者曰榴者留也梨者利也若曰桃者兆也則不
通矣當各言性味可也

近嘗行桐廬道中見一婦隔溪哀訴人殺其夫然溪深水

閻方思可以處之左右以其病風云不足問予以為其
聲哀切決非病風者適有縣官從行遂免其送今往取
詞以復乃於潛民陳某夫婦以弄猴乞食暮投宿山家
其家業漁兄弟俱未娶同侍一母見陳婦勤爽將圖之
夜說陳弄猴所得無幾吾漁日得利數倍翌旦盍從吾
試之旦果同出及暮兄弟同返而陳不至婦問之云爾
夫被虎銜去矣婦不信號哭不寐漁者母說以甘言欲
令為兒婦婦不許且言將訴之官求夫所在兄弟惧乃
併猴殺之猴以弃之水婦以埋之廢冢中踰二宿婦復
生覺有人挑其脅大呼云明星至矣何不走訴婦開眼
昏然猶不知身在何處偶見容光之隙有日透入遂從
隙攻潰而出始知空塚中也於是往來奔走猴俟上司
如狂人因謂病風云至是業令有司捕鞠之猴亦復生
而適至其家弄猴篋圈嘗投之火火不能焚皆得實狀
漁者兄弟並論死是亦非偶然也近聞里俗傳道予嘗
聽鬼訴寃親斷其事若神明者皆非謬妄也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籩於塘取蟹入饌一日見
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跪皆脫不能行二蟹
昇以過籩因嘆曰人為萬物之靈兄弟朋友相爭相訟
至有乘人危困而擠陷之者水族之微乃有義如此遂

命折斷終身不復食蟹聞之曉香叔父云太倉張用良
吾妻兄也素惡胡蜂螫人見即撲殺之嘗見一飛蟲骨
於蛛網蛛束縛之甚急一蜂來螫蛛避去蜂數含水
濕蟲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此親聞之
用良者古人謂蠢動含靈觀此益信蜂事與袁忠徹所
記金蟲正相類

蓬軒類紀卷之二

國朝典故八十五

蓬軒類紀卷之三

國朝典故八十六

吳中黃暉 日昇著

種竹無時雨過便移多留舊土記取南枝此種竹訣也知
此則鄉俗以五月十三日為移竹之候者悞人多矣又
云十人移竹一年得竹一人移竹十年得竹蓋十人移
者言其根抵之大即多留舊土之謂也癸辛雜識有種
竹法又以新竹成竿後移為佳嘗聞圃人云花木在暗
日栽移者茂盛陰雨栽移者多衰今人種藝率乘陰雨
以其潤澤耳然圃人之說蓋有驗者不可不知

吾鄉布衣沈先生名璵字益溫洪武中其家坐累謫戍雲

南之金齒宣德初歸省墳墓鄉人以其經學該博留教子弟時年幾六十日已育終日端坐與諸生講解四書五經章分句析壘壘不倦微辭奧義亦多發明後還雲南所著有稽言錄崑岡文稿釋奠議太倉在勝國時崑山州治在焉故多文學之士後因兵燹隨州西遷自設兵衛以來軍民雜處人不知學今文學日盛固由學校作養之功而其講說來歷實先生有以啓之也其釋奠議大畧言斯道肇於堯舜衍于禹湯文武周公而拆衷于孔子然則由堯舜而下皆合祀于天子之學天子之學有五東曰東膠西曰瞽宗南曰成均北曰上庠而其

中曰辟雍蓋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居于北者象五行之水宜以堯舜為先聖稷契為先師而以建子之月行事成均者夏后氏之學也居于南者象五行之火宜以禹為先聖臯陶伯益為先師而以建午之月行事瞽宗者殷人之學也居于西者象五行之金宜以湯為先聖伊尹仲虺傳說為先師而以建酉之月行事東膠者周人之學也居于東者象五行之木宜以文武周公為先聖太公望召公奭為先師而以建卯之月行事辟雍居中象五行之土而孔子集群聖之大成宜以孔子為先聖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為先師

而以辰戌丑未四建之月行事若唐虞之賢人則從祀于上庠之兩廡夏之賢人則從祀于成均之兩廡殷之賢人則從祀于瞽宗之兩廡周之賢人則從祀于東膠之兩廡自七十子而下以及後世大儒咸從祀于辟雍之兩廡然惟天子得以偏祀歷代之先聖先師而守令則惟祀孔子一聖顏子至諸子九師而已蓋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封內山川故唯天子得以偏祀天下之名賢而其餘皆不必祀祀之則為僭且濫矣近世金華宋濂作孔子廟堂議頗合禮意而惜乎猶有所未備也故推廣其說如此先生自謂好禮之士有能以此言請於朝未有不從者恐未必然然此足以見其考古之學矣

陳某者常熟塗松人家頗饒然夸奢無節每設廣席殺釘如鷄鶩之類每一人前必欲具頭尾嘗泊舟蘇城沙盆潭買蟹作蟹湯以螯小不堪盡弃之水狎一妓為製金銀首飾妓哂其吝悉投水中重令易製積歲負租及官物料價頗多上司追筭因而蕩產乃僦屋以居手藝蔬妻辟纊自給隣翁憐其勞苦持白酒一壺荳腐一盂饋之一嚼而病泄累月妻問曰沙盆潭首飾留今日用何如某云汝又殺我矣今日聞其鄉人談及謾記之以為

夸奢不節之戒

大臣進退瞻望所繫而館閣輔導密勿之地居此者所繫尤重也近年閣老之去自商文毅後皆不以禮壽光劉公一日朝退將入閣有校尉邀於路云免入請回公徑出翌日辭眉州萬公之去一太監到閣下摘去所佩牙牌公遂去舁轎者非其時未至徒行至朝房借馬歸遂辭博野劉公之去一使至其家促進本辭三公之去皆甚有可疑是雖朝廷失所以禮貌之意必諸公有以自取也聞壽光以歲私受德王名酒眉州以認皇貴妃同族博野以譔張巒鐵卷又過遲致嫌謗也未知然否

高皇嘗集畫工傳寫御容多不稱旨有筆意逼真者自以為必見賞及進覽亦然一工探知上意稍於形似之外加穆穆之容以進上覽之甚喜仍命傳數本以賜各王府蓋上之意有在它工不能知也又聞蘇州天王堂一土地神像洪武中國工所塑永樂初有閩百戶者除至蘇州衛偶見之拜且泣人問故云在

高皇左右日夕稔識天顏此像蓋逼真也

王繼之福建莆田人為某官壬午年死於國事其死與方希直同不可泯也記之以問莆人之知其詳者王良河南人以刑部左侍郎出為浙江按察使是年闔室自焚

見杭州志

大學衍義一書人君修齊治平之術至切至要非迂遠而難行者惜乎後世人主多不欲觀其中三十九四卷卷齊家之要又皆歷引前代宦官之事忠謹之福僅八條而預政之禍四倍其多縱使人主多知讀之左右其肯使之一見哉蘇人陳祚宣德間為御史嘗上章勸讀此書上怒逮祚及其子姪八九人俱下錦衣獄禁錮數年上賓天始得釋成化初聞葉文莊亦嘗言之不報近時丘祭酒先生濬陞詹事進所著大學衍義補若干卷朝廷命刻板印行尚未見疑其所補者治平二事耳愚謂

能盡家已上工夫則治平事業皆自此而推之雖無補可也

京師有依說官府賺人財貨者名撞太歲吳中名賣廳角江西名樹背張風蓋穿窬之行也士人憤囑託公事者此行亦忍為之鄉里前輩為顯官不入官府囑事者刑部主事吳凱相虞進士鄭文康時又吏部侍郎葉盛與中刑部郎中孫瓊蘊章浙江副使張和節之而已聞山東布政龔理彥文福建副使沈訥文敏皆端士然皆卒官予未之識也記此以致思齊之意

宋葉文康公時著禮經會元於周禮大義多所發明其言

漢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冬官之缺何異拾賤醫之方以補盧扁之書庸人按之適足為病且百工事固非周官所可無而於周公設官之意何補况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補可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補可也天官有染人鐘氏慌氏雖缺何害地官有鼓人鮑人鞞雖亡何損雖無車人而中車之職尚存雖無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漢洫之制已見於遂人校人射侯之制已見於射人有如攻皮之王五既補其三而又缺其二不知韋氏裘氏豈非天官司裘掌皮之職乎周禮無待於考工記獻王以此補之亦陋矣自考工記補冬官之後先

儒論議周禮者頗多考之集說可見矣而未有為此說者記之就正於有道云

丘氏蘇人俞欽玉之妻也欽玉故太子少保刑部士悅子頗知書而輕財好色嘗以丘無子置妾七人丘待之慈惠而防之則嚴每旦暮出入房闥皆有節制童子十五以上不許入中門成化間欽玉遊京師客死教坊妓家丘待衆妾益厚而制馭益嚴喪甫終存其有子者二人餘悉嫁之二子皆遣為府學生云吾待汝無厚薄成否汝之命也丘之父兄皆不拘禮節之士懼其有所窺視每聞至必先出中門延之別室飲食之自欽玉死家無

妄費而門無雜賓俞氏已衰而復振者皆丘之力也鄉人稱道其賢如此

杜律虞註本名杜律演義元進士臨川張伯成之所作也後人謬以為虞邵菴所註予嘗見演義刻木有天順丁丑臨川黎大火大序及伯成傳宣德四年刻成告語近序其略云註少陵詩者非一皆弗如吾鄉先進士張氏伯成七言律詩演義訓釋字理極其精詳抑揚趣致極其切當大抵彷彿朱子詩傳楚辭解而折衷衆說焉蓋少陵有言外之詩而演義得詩外之意也然近時江陰諸處以為虞文靖公註而刻板盛行謬也其桃樹等篇

東行萬里等句復有數字之謬焉吾臨川故有刻本且首載曾昂夫吳伯慶所著伯成傳并挽詞叙述所以作演義甚悉柰何以之加誣虞公哉按文靖早禁居近繼掌絲綸嘗欲釐折詩書彙正三禮弗暇為此乎昨少師楊文貞公固疑此註非虞惜不知為伯成耳嫁白詭坡自昔難免哉因辯而正之庶文靖得釋此誣而伯成之功弗昧云近得晦菴先生同年錄因得以知宋科試之制紹興十八年二月十二日鎖院勅差知貢舉官一人同知貢舉官一人叅詳官八人點檢試卷官二十人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引試詩賦論策三場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

四日引試經義論策三場別試考試官一人點檢試卷
官四人三十三日引試御試勅是初考官三人覆考官
三人詳定官三人編排官二人初考覆考點檢試卷官
各一人續差對讀畢充初覆考同共考校官六人四月
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
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釋褐當月十八日赴期集所
糾彈三人牋表五人主管題名小錄九人掌儀二人典
客一人掌詩掌器掌膳掌酒菓各一人監門二人三十
六日依令賜錢一千七百貫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
日就法慧寺拜黃甲叙同年初五日赴國子監謁謝先

聖先師鄒國公立題名石刻于禮貢院賜狀元王佐等
聞喜宴于禮部貢院第五甲第九十人朱熹字元晦小
名沈郎小字李延年十九九月十五日生外氏祝偏侍
下第五一兄弟無人一舉娶劉氏曾祖徇故不仕祖森
故贈承事郎父松故任左承議郎本貫建州建陽縣群
玉鄉王桂里父為戶按二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連試
詩賦論策經義論策各三場即今之會試又有所謂別
試不知所試何事節試唱名釋褐後赴期集所不知何
事皆欠分明記之以候知之者

葉子之戲吾崑城上自士夫下至僕豎皆能之予游崑

庠八年獨不解此人以獨蠅之近得閱其刑製一錢至九錢各一葉一百至九百各一葉自萬貫以上皆圖人形萬萬貫呼保義宋江千萬貫行者武松百萬貫阮小二九十萬貫活閻羅阮小七八十萬貫混江龍李進七十萬貫病尉遲孫立六十萬貫鐵鞭呼延綽五十萬貫花和尚魯智深四十萬貫賽關索楊雄三十萬貫青面獸楊志二十萬貫一丈青扈三娘九萬貫挿翅虎雷橫八萬貫急先鋒索超七萬貫霹靂火秦明六萬貫小旋風柴進五萬貫黑旋風李逵四萬貫九紋龍史進三萬貫大刀閔勝二萬貫小李廣花榮一萬貫浪子燕青或謂賭博以勝人為強故葉子所圖皆才力絕倫之人非也漢雲臺二十八人唐凌烟閣二十四人非才力絕倫者乎蓋宋江等宋宣和間大盜詳見宣和遺事及癸辛雜識作此者蓋以賭博者如群盜劫奪之行故以此警悟世人人為財利迷心自不覺悟而溺於此耳記此庶吾從之人知所以自重云

禮書丘公世史正綱有云佛氏入中國始鑄金為像後又為土木之偶後世紀先師亦以塑像不知始何時考史開元八年改顏子等十哲為坐像則前此固有為塑像者矣但先聖坐而諸賢皆立至是乃改立為坐耳按晦

菴先生跪坐拜說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足據信及揚方子直入蜀師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倣文翁石像為小土偶以來觀此則先聖先師之置像蓋自漢以來已有此矣丘公在翰林最號該傳不知何以未嘗見此而云然也

種相必須接否則不結子結亦不多冬月取相子春於水碓候相肉皆脫然後篩出核煎而為蠟其核磨碎入甑蒸軟壓取清油可燈或和蠟澆燭或雜桐油製傘但不可食食則令人吐瀉其查名油餅壅田甚肥

芎每四五年一種種須八九月去舊根取當年傍生枝為柱久不更種到老根住白蟻傷之種法先鉏地作溝用汚泥培壅每溝約踈五六尺或一凡五月刈者名頭芎七月刈者名二芎九月刈者名三芎如茂盛亦不須待至此月及其未生旁枝未生花未遭狂風可也若過時而生秀枝則芎皮不長生花則老而皮粘於骨不可剝遭大風吹折到皮亦有斷痕而不佳矣凡將刈先以杖擊去葉然後刈之落葉既歸於根久而泥爛到地亦肥刈後乘其未燥以水沃之剝重皮漚水中一時取起以鐵刀戛去粗皮陰乾若晒乾則硬脆不堪績矣雨後刈

者尤潤而住夏法以時 一面着刀以指按麓皮於刀
上而抽取之每一刈後製苧稍暇須灌糞一皮又以汚
泥覆之則茂而收刈可以及時大率織布柰用以頭苧
為上二苧亦潤籍而便於績者耳三苧尤劣

五金之礦生於山川重復高峯峻嶺之間其發之初唯於
頑石中隱見礦脉微如毫髮有識礦者得之鑿取當識
其礦色樣不同精粗亦異礦中得銀多少不定或一籬
重二十五斤得銀多至三二兩少或三四錢礦脉深淺
不可測有地而方發而遽絕者有深入數丈而絕者有
甚微久而方聞者有礦脉中絕鑿取不已復見興盛者
此名為過壁有方採於此忽然不現而復發於尋丈之
間者謂之蝦蟇跳大率坑匠採礦如蟲蠹木或深數丈
或數十丈深數百丈隨其淺深斷絕方止舊取礦携尖
鐵及鐵椎竭力擊之凡數十下僅得一片金不用鎚火
惟燒爆得礦礦石不拘多少採入碓坊舂碓極細是謂
礦末次以大桶盛水投礦末於中攪數百次謂之攪粘
凡桶之中粘分三等浮於面者謂之細粘桶中者謂之
梅沙沉於底者謂之粗礦肉若細粘與梅沙用尖底淘
盆浮於淘池中且淘且汰泛颺去粗留取其精英者其
粗礦肉則用一大木盆如小舟然淘汰亦如前法大率

欲淘去石末存其真礦以桶盛貯璀璨星星可觀是謂
礦肉次用米糊披拌團如拳大排於炭上更以炭一尺
許覆之自旦發火至申時住火候冷名窖團次用焯銀
爐熾炭投銀於爐中候化即投窖團入爐用輻鼓扇不
停手蓋鉛性能收銀盡歸爐底獨省滓渣浮於面凡數
次開爐取出熾火掠出爐面滓渣烹鍊既熟良久以水
滅火則銀鉛為一是謂鉛駝火就地用上等爐灰視鉛
駝大小作一淺灰窠置鉛駝於灰窠內用炭圍壘側扇
火不住手初鉛銀混化泓然於灰窠之內望泓而有煙
雲之氣飛走不定久之稍散則雪花騰湧雪花既盡湛

然澄澈又少頃具色自一追先變渾色是謂窠翻

乃鉛熟之名

烟雲雪花乃鉛氣未盡之狀鉛性畏灰故用灰以捕鉛
鉛既入灰唯銀獨存自辰自午方見盡銀鉛入於灰坵
乃生藥中密陀僧也

青瓷初出於劉田去縣六十里決則有金村窰與劉田相
去五里餘外則白雁梧桐安仁福綠遶等處皆有之然
泥油精細模範端巧俱不若劉田泥則取於窰之近地
其他處皆不及油則取諸山中蓄木葉燒煉成灰并白
石未澄取細者合而為油大率取泥貴細合油貴精匠
作先以鈞遲成器或模範成形候泥乾則蘸油塗飾用泥

筒盛之寘諸窰內端正排定以柴篠日夜燒變候火色紅焰無烟即以泥封閉大門火氣絕而後啓凡綠豆色瑩淨無瑕者為上生菜色者次之然上等價高皆珍貴轉貨他處縣官未嘗見也

韶粉元出韶州故名韶粉龍泉得其製造之法以鉛鎔成水用鐵盤一面以鐵杓致鉛水入盤成薄片子用木作長櫃櫃中仍置鋼三隻於櫃下掘土作小大坎日夜用慢火燻蒸鋼內各盛醋醋面上用木櫃壘鉛餅仍用竹笠蓋之鋼外四畔用稻康封閉恐其氣洩也旬日一次開視其鉛面成花即取出敲落未成花者依舊入鋼添

醋如前法其敲落花入水浸數日用絹袋濾過其滓取細者別入一桶再取水浸每桶入鹽泡水并焰硝泡湯候粉墜歸桶底即去清水凡如此三然後用磚結成焙焙上用木櫃盛粉焙下用慢火燻炙約旬日後即乾擘開細膩光滑者為上其絹袋內所留粗滓即以酸醋入焰硝白礬泥礬鹽等炒成黃丹

採銅法先用大片柴不計段數裝壘有礦之地發火燒一夜令礦脉酥脆次日火氣稍歇作匠方可入身動鎚尖採打凡一人一日之力可得礦二十斤或方十四五斤每三十餘斤為一小羅雖礦之出銅多少不等大率一

籬可得銅一斤每煇銅一料用礦二百五十籬炭七百
擔柴一千七百段顧工八百餘用柴炭粧壘燒兩次共
六日六夜烈大且天夜則山宮如晝銅在礦中既經烈
火皆成菜萁頭出於礦內火愈熾則鎔液成駝候冷以
鉄鎚鎚碎入犬旋風爐連烹三日三夜方見成銅名曰
生烹有生烹虧銅者必碓磨為末淘去粗濁留精英團
成大塊再用前項烈火名曰燒窖次將塊推碎連燒五
火計七日七夜又依前動大旋風爐連烹一晝夜是謂
成鈇音鈇朝鈇者粗濁既出漸見銅體矣次將鈇推碎用柴
炭連燒八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風爐連烹兩日兩夜
方見生銅次將生銅推碎依前入旋風爐煇煉如煇銀
之法以鉛為母除滓灰浮於西外淨銅入爐底如水即
於爐前逼近爐田鋪細沙以木印雕字作處州某處銅
印於沙上旋以沙壅印刺銅汁入砂匣即是沙塼上各
有印文每歲解發赴梓亭寨前再以銅入爐煇煉成水
不留纖毫澤雜以泥裹鉄杓杓銅入銅鑄模匣中每片
各有鋒窠如京銷面是謂十分淨銅發納饒州永平監
應副鼓鑄大率煇銅所費不貲坑戶樂於採銀而憚於
採銅銅礦色樣甚多煇煉火次亦各有異有以礦石徑
燒成銅者有以礦石椎磨為末如銀礦燒窖者得銅之

艱數倍於銀鳴呼鈿銷錢寶為銅器者得無愧乎

香蕈惟深山至陰之處有之其法用乾心木橄欖木名曰蕈搗先就深山下砍倒仆地用斧班馭剉木皮上俟淹濕經二年始間生至第三年蕈乃徧出每經立春後地氣發洩雷雨震動則交出木上始採取以竹篾穿掛焙乾至秋冬之交再用工偏木敲擊其蕈間出名曰驚蕈惟經雨則出多所製亦如春法但不若青蕈之厚耳大率厚而小者香味俱勝又有一種適當清明向日處間出小蕈就木上自乾名曰日蕈此蕈尤佳但不可多得今春蕈用日晒乾同謂之日蕈香味亦佳

已上五條龍泉縣誌銀銅青瓷皆刀民用而青瓷尤易視之蓋不知其成之之難耳苟知之其忍暴殄之哉蕈字原作甚土音之記今正之又嘗見本心齋蔬食譜作蕈尤無據蓋說文韻會皆無蕈字廣韻有之

葵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腫眼晦菴以為此古今未發之妙周密謂睡心睡眼之語本出千金方晦菴偶未之見耳今按前三句亦是衆人良知良能初無妙處半酣酒獨自宿軟枕頭煖蓋足能息心自瞑目此睡訣也

歐陽公贈王介甫詩有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

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介甫答之有云欲傳道義心猶在強學文章力已窮它日考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歐公之意盖以太白退之期介甫介甫則以孟子自期待李韓若有不屑為者及其晚節見於施為則與孟子異矣孟子初見梁惠王未及信用輒以仁義為言而不言利介甫際遇宋神宗致位宰相信任最專天下之人以其平素學問文章節行之美引領望治其所施行不過力行新法汲汲於富國強兵之謀致失天下之心其弊由於言利耳故草廬吳先生字其文有云公之學雖博而所未明者孔孟之學公之才雖優而所未能者伊周之才盖介甫以孟子自許而人則未之許也故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使論介甫而不論其相業何如何以知孟子學術之正

古人飲酒有節多不至夜所謂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乃天子燕諸侯以示慈惠耳非常燕然也故長夜之飲君子非之京師惟六部十三道等官飲酒多至夜盖散衙時才得赴席勢不容不夜飲也若翰林六科及諸閑散之職皆是晝飲吾鄉會飲徃徃至昏暮才散此風亦近年後生輩起之殊不思主人之情固所當盡童僕伺候之

難父母掛懷之切亦不可不體也李賓之學士飲酒不
多然遇酒筵聯句或對奕則樂而忘倦嘗中夜飲酒歸
其尊翁猶未寢候之賓之愧懾當作悔自是赴席誓不見
燭將日晡必先告歸此為人子者所當則效也

國初循元之舊翰林有國史院院有編修官階九品無定
員多或至五六十人若翰林學士待制等官兼史事則
帶兼修國史銜其後更定官制罷國史院不復設編修
官而以修撰編修檢討專為史官隸翰林翰林自侍讀
侍講以下為屬官官名雖異然皆不分職史官皆領講
讀官亦領史事所兼領職事不以書銜近年官翰林者

尚循國初之制書兼修國史甚者編修已為陞七品正
員而仍書國史既編修官亦有書經筵檢討官者蓋仍
襲舊制故也此出東里文集有闕制度且可以示妄書
官銜者故記之

蓬軒類紀卷之三

國朝典故八十六

蓬軒類紀卷之四

國朝典故八十七

吳中黃暉 日升著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四者相因而不可偏廢也朱子注易雖主尚占立說而其義理未嘗與程傳背馳故本義於卦爻中或云說程傳或云程傳備矣又曰看某易須與程傳恭看故

本朝詔告天下易說主程某傳朱某本義而科舉取士以之予猶記幼年見易經義多兼程傳講貫近年以來場屋經義專主朱說取人主程傳者皆被黜學者靡然後

風程傳遂至全無講者嘗欲買周易傳義為行篋之用
徧杭城書肆求之惟有朱子本義兼程傳者絕無矣蓋
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市井之趨利勢固如此學者之趨
簡便亦至此哉率天下之人而為程傳之禍者不知自
某試官始姑記以詢之

聞天順間沛縣楊四家鋤田得一古銅器狀如金香爐有
耳無足洗去土有聲如彈琵琶不已其家以為怪碎之
不知何物也

成化間甲辰泗州民家牛生一麟以為怪殺之工侍賈公
俊時公差至此得其一足歸足如馬蹄黃毛中肉麟隱

起皆如半錢永康尹崑城王循伯時為進士親見之云然
弘治五年揚之瓜州聚船處一米商船被雷擊折其近本
處大小鼠若干皆死蓋鼠齧空而窟宅其中也大鼠一
重七斤小鼠約二斤鄉人印授初聞而未信嘗親問其
船主云然意者無恐風折於揚帆時致誤民命故擊之
耶

嘗記正統十年予家祖園新竹二本皆自數節以上分兩
歧交翠可受家僕俟其老斫而芟去旁枝用以枝取瀼
草飼猪景泰二年新居後園黃瓜一蔓生五條結蒂與
脫花處分張為五瓜之背則相連附園丁採入衆玩一

遇見童孳而食之後仕于朝有以瑞竹瑞瓜圖求題咏者閱之則皆予家所嘗有也况它竹之瑞一本予家並生二本它瓜僅二三又非連理予家五瓜連理不尤瑞乎使當時長老父兄有造言喜事者諂諛歸之府縣誇艷歸之家庭動衆傷財其為不靖多矣惟其悃悞無華故人之所謂祥瑞一切不知動其心惟不知動其心故驕侈不形而災害不作可以保其家於悠久也傳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其斯之謂歟

左氏莊周屈原司馬遷此四人豪傑之士也觀其文章各自成一家不事蹈襲可見矣史遷纂述歷代事跡其勢不能不襲若左莊屈三人千言萬語未常犯六經中一句宋南渡後學者無程朱緒餘則做不成文字而於數子亦徃徃妄加貶議可笑也先儒謂左氏浮夸莊周荒唐屈原懟怨此公論也謂莊周為邪說而闢之亦公論也若左氏春秋傳自是天地間有種好文字而世人以其為巧言豈不過哉為此言者正猶貧人喫齋以文其貧舍曰珍羞品味力不能辦而必謂其腥羶不堪食矯謬孰甚焉

南京諸衛官有解字軍有營房皆洪武中之所經畫今雖間有頽廢而其規址尚存北京自永樂十九年營建告

成鑿與不復南矣至治治九年闕六十八年而軍衛居
址尚有未立者彼固不能陳乞建立而上司亦未之念
及也是年襄城馬公文升掌都察院事奏毀天下淫祠
予嘗建白尚有未立擬欲以城中私剏庵院置衛則財
不煩官力不勞下其功易成該部寢而不行吾崑山知
縣楊子器毀城市鄉村庵院神祠約百餘所以其村修
理學校倉廩公館舍學樓櫓等事一時完美又給發餘
材太倉鎮海二衛凡所頽廢率與興舉軍民至今德之
使當時該部大臣苟有子器其人則國家之廢事以舉
官府之缺典以完又何難哉蓋因循姑恤特為身謀而
不為之故耳非力不足也傳曰國無其人誰與理亦此
類歟

予觀政工部時葉文莊公為禮侍嘗欲取吾崑元末國初
以來諸公文集擇其可傳者或詩或文人不出十篇名
曰崑山片玉以傳命予採集之若郭翼羲仲林外野言
殷奎孝章強齋集袁華子英耕學稿易恒久成泗園集
呂誠敬夫來鶴軒集朱德潤澤民存復齋稿傳桓武江
兩軒詩林鍾仲鏞松谷集沈丙南叔白雲集馬慶公振
松南漁唱屈昉季明寓菴集王資之深瑞菊堂集鄭文
康時入平橋稿之類不久予除南京吏部主事恐致遺

失俱以送還今欲為終其事而其子於父積書扁鐫甚固一切祕恠不出鄉先輩之美竟泯泯矣可勝歎哉予既負公之託而又恐人不知其存心之厚漫記之殷易屈有刻本餘皆錄本平橋稿其子近亦刻版矣

遜志齋集三十卷拾遺十卷附錄一卷台人黃郎中世顯謝侍講鳴治之所輯也今刻在寧海縣其二十八卷內勉學詩二十四章本蘇士陳謙子平作所誤入方集耳子平元末人張士誠兵至吳有突入其室者脅其兄訓使拜不屈刃其胷子平以身翼蔽并遇害平生著述甚富兵後散亡獨所著易解詁二卷及古今詩數十篇傳于世正統間吾崑山所刻養蒙大訓收其詩予幼嘗見之京師士人徐本以道亦嘗刻其詩印行後有國初韓爽公望跋語韓徐皆蘇人

京師東廠者掌巡邏兵杖之地也弘治癸丑五月忽風大作地陷約深二三丈許廣亦如之明時坊白晝間二人入巡警鋪者疑之推戶入視但見衣二領委壁下衣旁各有積血而不見其人六月六日通州東門眾訛言寇至南婦奔走入城跋涉水潦多溺死者今日聞馬進士慶云吏書王公恕平生耿介有執頗負時望然性偏拗無休休有容氣象士大夫以此厭之其在南京叅贊機務時與吏

書王公與相厚為作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刻板印行太醫院判劉文泰與公有怨奏其變亂選法數事且言其作傳刻板皆諷人為之彰一己之善顯

先帝之惡以印本封進乞正其罪

上不罪恕特以其賣直沽名令燒毀板籍而已公遂乞致仕去予始聞之竊意公端人也使其諷人為此是與王莽何異近得印本觀之其間指斥

朝廷失處固人所共聞而刻板之舉或出於門生故吏亦未可知但傳中於其所奏可皆云不報是皆留中不出矣而奏詞飛語歷歷備具非其親授之草則傳者何從而得之如是之詳况刻板印行公未必不知不復為禁止之事不能不來謗口之侵而

御筆賣直沽名之旨非誤加也噫好名之心一興求全之毀斯至以老成得此不亦深可惜哉

晦菴先生家墳墓乃先生自觀溪山向背而為之面值一江有沙亘其間先生嘗云此沙開時吾子孫當有入朝者其家有私記存焉景泰間

朝廷念其有功於世求訪其子孫於是九世孫挺徵入朝授五經博士世官一人主祀公文未至之數日其沙忽被水衝開適中其言蘇州府通判倪文烜建寧人母朱

氏挺之女兄為予言此事晦菴非術數之學而其驗如此遇然歟抑至誠前知歟

崑城夏氏與處州衛某指揮為親舊指揮聞夏氏有淑女求為子婦數年未成後求之益力家人皆許之女之祖獨不許因會客以骨牌為酒令祖說難成之計會求婚者云鋪牌若得天地人和四色皆全即與成婚一拈而四色不爽眾驚異遂許之太倉曹用文查用純素友善適其妾各有娠一日會飲戲以骰子為卜云使吾二人一擲而六子皆紅必一男一女必為婚姻一擲而得渾純後果查生男曹生子查以女贅曹為婚云此二事相類而其奇蓋亦非偶然也

江西山水之區多產蛟蛟出山必裂水必暴湧蛟乘水而下必有浮渣擁之蛟昂首其上近水居民聞蛟出多往觀之或投香絕或收紅綃若為之慶賀者然云蛟狀大率似龍但蛟能害及人畜龍則不然龍能飛且變化不測蛟則不能也

慶元初韓侂胄既逐趙忠定太學生教陶孫賦詩于三元樓上云左手旋乾右轉坤如何群小恣流言狼胡無地居姬且魚腹終天吊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永世孫陶孫方書

于樓壁酒一再行壁已不存陶孫知詩必為韓所庶得
捕者將至急更行酒者衣持煖酒具下樓捕者與交臂
問以教上舍在否教對以若問大學秀才耶飲方酣陶
孫亟亡命歸走閩後登己丑第此出杭志紀遺陶孫字
器之宋慶元五年會後龍榜進士奉議郎泉州僉判其
名銜僅見崑山志進士題名中而不知其何如人觀此
則其為人可知矣

宋神宗問呂惠鄉何草不庶獨蔗從庶何也惠鄉曰凡草
種之則正生甘蔗種之則旁生上喜之按六書有諧聲
蔗庶聲庶古遮字非會意也若蔗以傍生從庶則鷓鴣

蟻蠱亦旁生耶小人之率爾妄對類如此聞本朝天順間
睿皇欲除某為翰林學士以翰林已有三員疑其過多兵
書陳汝言適侍側叩頭云唐朝學士十八人

聖朝三四人何多

上喜之遂決蓋唐之十八人太宗為太子時私引文學之
士以為馮翼非以學士名官也學士美官其濫如此可
乎君人者聞此言幸而自悟或詢之有識者面斥其非
而遠之則小人不得以利口亂聰明矣惜乎皆不悟也
中吳紀聞六卷每卷首題云崑山龔明之前有明之淳熙
元年自序後有至正二十五年吾崑盧公武記得書來

歷及校正增補大略且云非區區留意郡志此書將泯
沒而無聞矣弘治初崑山尹揚子器翻刻行行政之宣德
崑山志不載此人近檢公武蘇州府志具明之言行甚
詳蓋公武之志人物間有畧其邑里者崑山志孝友類
載馬友直周津曹椿年皆本之郡志而明之獨遺之豈
不以是歟公武知之稔而欠詳後人缺其疑而不志無
恠其然也記以俟修邑志者增入之

米元章以書畫名一時其文章不多見家藏故紙中有露
勛烈女碑文一通辭亦清古今維揚新志已收入慈不
錄錄其贊云王化煥猗盛江漢叔運煽猗人倫亂一德

彥猗昭世典情莫轉猗天資善楚澤緬猗雲水偃煒斯
因猗日星建此贊每句二韻亦新奇因與繭昔同閩人
呼其子云然古韻書無之蓋後世方言耳昔劉夢得以
鮫字不經見詩中輒不敢用因惟顧况有詩陸放翁亦
有阿因畧如郎罷意之句然用之閩越似亦無害江淮
之俗故所未聞也而用之刻石之文何耶

本朝文武衙門印章一品二品用銀三品至九品用銅方
幅大小各有一定分寸惟御史印比他七品衙門印特
小但用鐵鑄篆文皆九疊諸司官銜有使字者司名印
文亦然惟按察司官銜有使字而司名印文無之此所

未喻也軍衛千戶所有中左右前後之則而所統千百
戶印文但云某衛某千戶所百戶印十印皆同不免有
那移詐偽之弊比則關防未至而然也若於百戶上添
第一第二等字則無弊矣

魏文靖公驥為南京禮侍時嘗積求文銀百餘兩置書室
中失去巡捕者廉知為一小吏所盜發其藏已費用一紙
裏餘無恙也當送法司問罪公憐其貧且將得冠帶曰
若置之法非惟壞此吏其妻子恐將失所遂釋之

提督徐州倉糧太監韋通嘗於桓山寺鑿井深數丈聞鋪
下有聲鏗然得獨輪銅車一具者色綠如瓜皮通命磨
洗視之上有識文云陸機造重三十鈞推之輪轉可而
行遂進於朝時

憲宗方好古器物得之甚喜受賞頗多成化乙巳歲也
丘閣老世史正綱唐德宗興元元年書始賜有功將士以
功臣名號其自云所謂奉天定難功臣是也然謂所謂
奉天者以地言也後世遂襲之以為奉天命失初意矣
今接後世字若指五代及宋元有此襲號則可若謂本
朝則非也蓋本朝功臣也勲階固有奉天翊衛等字然
朝廷正殿正門皆名奉天凡詔赦及對贈文武官誥勅
起語皆曰奉天承運其主意正謂天子奉承天命以治

天下故事必稱天非襲唐奉天之名也

弘治六年癸丑十二月三日之夕南京雷電交作次日大雪自是雷雨連陰浹月始晴考之周密野語記元至元庚寅正月二十九日未時電光繼以大雷雪下如傾是年二月三日春分又記客云春秋魯隱公九年三月即今之正月三國吳主孫亮太平二年二月晉安帝元興三年五月義熙六年正月皆有雷雪之異義熙以前云皆未攷至元庚寅密所親見也然皆在正二月今癸丑十二月六日大寒二十一日方立春尤可異也

北方有蟲名蚰蜒狀類蜈蚣而細甚好入人耳聞之同寮張大器云人有蚰蜒入耳不能出初無所久之覺腦痛疑其入腦甚之而莫能為計也一日將午飯枕案而睡適有鷄肉一盤在旁夢中忽歎噉覺有物出鼻中視之乃蚰蜒在鷄肉上自此腦痛不復作矣又同寮蘇文簡在山海關時蚰蜒入其僕耳文簡知鷄能引出急炒鷄置其耳傍少頃竟有聲鉤然乃此蟲躍出也此救急之術故記之

勿軒熊去非嘗論孔廟諸賢位置大意謂四配中若復聖宗聖述聖三公各有父在廡下揆之父子之分其心豈安宜作寢殿以叔梁紇為主配以無繇子點伯魚孟孫

氏於禮為宜愚謂無絲于點伯魚三人祀之別室當矣
叔梁紇之為主亦無謂孟孫氏非聖賢之徒何可與此
此尤迂謬之見也

鄉人嘗言野中夜見鬼火神火鬼火色青熒不動神火色
紅飛越聚散不常疑即祭義所謂焄蒿悽愴百物之精
神之著也蓋火為陽精物多有之世之木石有火而不
如龍雷皆有火夏天久旱則空中有流火今為之火陽
是已海中夜亦見火肥貓暗中抹之則火星送出壯夫
梳髮亦然精油見日亦生火古戰場有燐火魚鱗積地
及積鹽夜有火光但不發焰此蓋腐草生螢之類也

古人詩集中有哀輓哭悼之作大率施於文親之厚或人
止慕之深而其情不能已者不待人之求請也今仕於
朝者有父母之喪輒徧求輓詩為冊士大夫雖非出自
至情亦勉強以副其意舉世同然也原其所自始則要
結流於誇耀終至於倣倣成風而莫之能救矣蓋卿大
夫之喪有當為神道碑者有當為墓表者如內閣大臣
三人一人請為神道碑一人請為葬誌餘一人恐其以
為遺已也則以輓詩序為請皆有重弊入贅且以為後
會張本此所謂要結也紀有詩序則不能無詩於是而
徧求詩章以成之亦有仕未通顯持此歸示其鄉人以

為平昔見重於名人而人之愛敬其親如此此可謂誇
耀也亦有其心無所要結無所誇耀以為不如是則於
其親之喪有缺然矣於是人人務為此舉而不知其非
所當急甚至江南銅臭之家與朝紳索不相識亦必寅
緣所交投贄求輓受其贄者不問其人賢否爾應之
此所謂倣倣成風而莫之能救也又聞銅臭者得此不
但衰冊而已或刻石墓亭或刻板家塾有利其贄而厭
其求者為活套詩若干首以備應付及其印行則彼此
一律此其最可笑也

今雲南廣西等處土官無嗣者妻女代職謂之母土官隋

有譙國夫人沈氏高涼太守馮寶妻也其家累葉為南越
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在母家撫循部眾
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後以功致封爵此女土官事始
但夫人父家有兄夫家有子與今不同耳

癸丑五月蘇州大風雷牛馬在野者多喪其首

民家一產五子三男皆無首肢體蠢動一女臍下各有
口眼啼則上下相應數日皆死王指揮輔回自京師聞
有奏詞到部云

唐時大家並稱李杜蓋自韓子已然矣或疑太白才氣豪
邁落筆驚人子美固已服之又官翰林清切之地故每

親附之杜詩後人始知愛重在當時若太白之眼空時
流蓋以尋常目之故篇章所及多不酬答今觀二公集中
杜之於李或贈或寄或憶或懷或夢為詩頗多其散見
於它作如云李白斗酒詩百篇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
山東李白好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之類
褒譽親厚之意不一而足且於它人或稱行或稱官或
稱字於白率斥其名若前輩之待後生者及觀李之於
杜惟沙丘城之寄魯郡東石門之送飯顛山之逢僅三
章而已况沙丘石門畧無褒譽親厚之詞而飯顛山前
之作又涉譏諷此固不能不起後人之疑也嘗聞鄉老

沈居竹云飯顛山天下本無此名白以甫窮餓寓言譏
之大瘦生作詩苦則明白笑之也未知然否

病霍亂者濃煎香薷湯冷飲之或掘地為坎汲井水於中
取飲之亦可最忌飲熱湯飲熱米湯者必死

詩兼美刺寓勸懲先王之教也故有失詩之典有采詩之
官蓋將以知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民生之休戚以
求有補於治未聞以詩而致禍者自後世教化不明邪
佞希旨在上者懷猜忌之心在左右者肆讒賊之口於
是乎詩禍作矣唐以詩賦取士故詩學之盛莫過於唐
然當時詩人往往以國事入咏而朝廷亦不之禁可謂

寬大矣但尊者之失亦所當諱而彼皆昧之何耶姑以
易見者言之如三郎沉醉打球回虢國夫人承主恩如
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何美事而形之詠
歌固以顯其君上之失矣至若薛王沉醉壽王醒之句
雖前人嘗辨薛王蚤薨未嘗與貴妃同宴龍池然壽王
之醒觸犯忌諱尤非臣子所忍言者使猜忌之君觀之
寧不槩以賢人君子之為詩皆敢於攻發君上陰私者
耶故一有說諸皆信之不疑而傷害隨之矣予嘗謂後
世詩禍實唐人有以貽之也

甲寅六月六日蘇州衛印紐熱炙手不可握吏以告衛官

各親手握之始信乃以布裹而用之亦可異也

班孟堅漢書大抵沿襲史記至於季布肖何袁盎張騫衛

霍李廣等贊率因史記舊文稍增損之

張騫贊郎史記大宛傳後

或有

全用其語者前作後述其体當然至如司馬相如傳贊

乃固所自為而史記乃全載其語而作太史公曰何耶

又遷在武帝時雄生漢末安得謂揚雄以為靡麗之賦

勸百而風一哉諸家註釋皆不及之又公孫弘傳在平

帝元始中詔賜弘子孫爵徐廣註謂後人寫此以續卷

後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勦入而誤以為太史公無疑

至若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孫武傳云後百餘歲

有孫臏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皆以其近似類推之耳至於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季秦有優旃而淳于髡傳亦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何邪殊不思優孟在楚莊王時淳于在齊威王時楚莊乃春秋之世齊威乃戰國之時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今乃錯謬若此且先傳髡而後叙孟其次序曉然謂之非誤可乎此處齊東野語常見元吳又正公

本朝王忠文公讀史記伯夷傳疑其不倫有所更定定竊歎服前賢讀書精察如此近見此語又以歎公識見之明雖前代深於史學者亦未之覺也因記之與讀史者

共焉

蓬軒類紀卷之四

國朝典故八十七

